

一碗馄饨寄流年

□季勇

我对馄饨的偏爱，似乎来自于儿时吃馄饨时留下的味蕾记忆。

那时，农村的生活忙碌而清苦，大家只顾得上一日三餐，鲜有其它加餐，难得吃上一碗馄饨。炎热夏日，晚霞灿烂，忙完农活的村民们在田埂上席地而坐，享受难得的悠闲。下馄饨的师傅这时会挑着担子稳健地走在田埂上，他没有吆喝，阵阵的烟火味是大家最熟悉的广告。

盼望已久的人家早就准备好碗和三毛钱，一看见他就让孩子跑去排队。我错过了好几次，这次可不能放过。我平时用旧纸和捡的废铁去卖钱，这次正好够下一碗。我兴冲冲地一手攥着钱，一手拿着大白碗去排队，终于买到了一碗，心里还有几分得意呢。

下馄饨的“行头”很简单。一头是锅灶，一头是小木柜，师傅用扁担挑着它们走街串巷，俨然是流动的“小吃店”。我们队是住在最后一道埂上，多数卖不到这，我庆幸这次留得多，不用担心轮不到我。他下完了几碗后，该我了，事先准备的馄饨已不够，他就忙着现包。我看着已吃上的人意犹未尽的样子，馋得不行，不过心里为现包现下的好吃而自喜。

师傅又是添柴，又是配佐料，忙活得一身汗后，我的那一碗终于出炉。热气腾腾的馄饨，满鼻喷香。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碗，慢慢地走到家门口坐下，把一碗诱人的馄饨放在地上，从口袋里拿出勺子动起来。可太烫了，我急得直咽口水，只

能边用嘴吹边喝点汤，汤也鲜美。我顾不了那么多，先冒着嘴破的风险快速吃上一个，在不停地被烫张嘴之时还是咬了两口，真是美味。鲜嫩的馅，滑薄的皮，几口就下肚，虽是强咽下肚，但是纯鲜之味还是催着我再吃一口。吃完后看着无法挪动的馄饨担子飘起的热气，心里想着我该攒着下一次的钱了。

在酷热的夏季，一碗里十二个馄饨先快后慢地被享用，常常连汤都要喝个精光，打个饱嗝出一身汗，顿觉这一天真满足和快意。有时还会分几个给隔壁的妹妹，她必须先答应不再要，我才给；有时品尝时还会和同伴斗嘴，看谁吃得快，我每次都输；有时还会端给母亲尝尝，她都以不爱吃这个为由拒绝我。我知道母亲真正的理由是舍不得我，让我多吃点。

时光流逝，如今吃一碗馄饨很平常，不用攒钱，不用等，想吃就能吃到，但是总是吃不出儿时的味道。不知曾经在大埂上挑着馄饨担子的师傅去哪了，你下的馄饨仿佛被施了魔法，能够穿越时间依然将鲜美停在口中，留在心里。那一碗碗馄饨总是会在暑假里，被我慢慢端起，回味着那时简单的醇美时光。

未来的日子里，若在夏天，寻之夏味，应是一碗碗馄饨，它寄存着一份幸福的滋味。每一口馄饨，都是一份对过去的怀念，对母亲的感恩，对生活的满足。那简单的味道，深深的幸福，都藏在这一碗碗馄饨之中。

父亲的墨香

□肖宇航

墨香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是一缕清幽的香气，悄悄地渗透入每一个角落。那是父亲对土地的另一款默契和热爱，通过那独特的气味，深情地诉说着他的故事。

父亲，一个普通的农民，有着一双粗糙的手，一颗无私的心。小时候，我常常看到他背着锄头，在广阔的田地上辛勤地耕耘，他汗流浹背的背影让我感到一种敬畏与敬重。他对土地的敬意多年以来没有改变，他深信，这片土地是他一生的依托和收获。

然而，除了对土地的热忱，父亲还有一种让人敬佩的爱好——书法。虽然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书法培训，但他潜心钻研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书写水平。在我们破败的小屋中，只有一张简陋的书桌，上面放着一方砚台，一支旧日的毛笔，以及一摞摞的宣纸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他会点上一支蜡烛，坐在桌前，捧起毛笔，温声细语地与字相对。他用那支笔，点染了生活中的点滴，也点染了我对他的无尽崇拜。

父亲的字，宛如田地里的麦浪，起伏跌宕，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包容其中。他对土地的热忱化作了他笔下的轮廓，每一个笔画都透露着他内心深处的情感。他的字写得洒脱自然，自成一种风格，仿佛是麦浪随风起舞的身影，在那些文字间跳跃成曲。

那时，我每次都静静地守在父亲身旁，看他用

笔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。他的字让我感到一种安宁和满足，从每一个笔画中都能感受到他对土地的敬畏和怀旧。他的字像是一幅幅流转的风景画，包含着阳光和绿草，包含着世间万物的生机与美丽。

父亲用墨香和土地交织出一幅无声的诗画。他用墨的浓淡勾勒出土地的起伏与坚实，用笔的轻重描绘出丰收的希望和幸福。他的手上总是留下墨渍，像是岁月的印记，他的字里藏着岁月的沉淀和积累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年事渐高。他依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生命执着地耕耘于土地之上，也依然坚持着每晚的书法练习。他用墨香书写了自己的人生，也用墨香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记忆。

父亲、土地与墨香，在我眼中，永远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。每当我感到迷茫与困惑时，只需要闭上双眼，我就能聆听到那沉稳却温暖的墨香，它像一条宽阔的河流，将我牵引回家的路上。它是他对土地的爱，也是他对文化的执着。它让我明白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真正的财富并不在于金钱，而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

父亲的时光悄然流逝，岁月飘渺无边。而我，将继续传承他对土地与墨香的爱，向往着那片属于家乡的土地，也继续用墨香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
月下草虫鸣

仲夏的夜晚，深邃静谧，晚风徐徐而来，黑漆漆的夜空，犹如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，把尘世的我们深深笼罩，周遭的空气里似乎

也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……

置身于这宁静的夜晚，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。月亮散发出柔和的光芒，照着高高的树木、浅浅的草坪，窄窄的小路。草叶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宛如翩翩起舞的仙子。随着微风的轻抚，草叶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是大地的呢喃，让人心生宁静。

而就在这静谧的夜晚，微风轻摇月色，眼前的草丛中却此起彼伏地传来一两声蚂蚱的叫声。那声音时高时低，如同一首节奏婉转的音乐。我停下脚步，开始寻觅着它们的身影，空气仿佛瞬间凝固。突然，一只蚂蚱从草叶上跳到另一片草叶上，机灵得很，仰望着明亮的月光，它展开翅膀，轻轻地飞起。它的翅膀如同薄纱，透亮而柔软，微风吹过，宛如波浪般起伏，那美丽的舞姿让人忍不住沉醉。

随着夜晚的深入，虫鸣的声音逐渐增多，它们似乎在诉说着

什么。有的声音高亢而激昂，有的声音低沉而沉稳，它们如同一支乐队，在这个夜晚表演着自己的音乐。它们的合奏是如此和谐而美妙，仿佛大自然为我们奏响了一场独一无二的交响乐。

我静静地坐在草地上，聆听着这美妙的虫鸣。这些小小的生命，虽然微不足道，但它们却给大自然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它们的音乐仿佛是大自然的回应，是对美的赞美，是对生命的礼赞。

夜幕深沉，月光如水，我仿佛置身于一个仙境。这些虫鸣似乎是大自然的告白，是对这美丽夜晚的颂扬。它们的声音温柔而细腻，让人心灵为之震撼。我不禁开始思考，大自然是如此的奇妙而神秘，每一次的感受都让人陶醉其中。

月下，蚂蚱在歌唱，这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份礼物。它们散发出的歌声，如同一束束清泉，润泽着我们的心灵。在这美

妙的夜晚，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跃动。

蚂蚱的鸣叫，给人以温馨、宁静的感觉。它们仿佛是大自然为我们编织的一幅音乐画卷，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与安宁。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，草虫的鸣叫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意义。夜幕渐深，蚂蚱的叫声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静谧和宁静。我不禁陷入了沉思，这片大地上的一草一木，一虫一鸣，都有一种生命的韵律，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美妙。月色下的悠远的草虫鸣让我明白，大自然是如此的神奇而美丽，我们应该珍惜、保护这一切。

在这静谧的夜晚，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感受到了生命的奇妙。月下悠长的蚂蚱的鸣叫，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份礼物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，静心倾听，感受生命的美好。我深深地感激着这片美丽

的土地和草野里的昆虫，因为它们给予了我一份难以言表的宁静和喜悦。

在这样一个夜晚，我不禁思考起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生命如同蚂蚱的鸣叫，短暂而脆弱，但它们却能给人以无限的温馨和欢乐。蚂蚱的鸣声的美妙，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，让人明白到生命的宝贵和独特。

月下，草虫鸣，是大自然为我们奏响的交响乐，是对生命的礼赞和颂扬。在这个宁静的夜晚，让我们与月色下的蚂蚱一起，沉浸在这美丽的音乐世界中。让我们一同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感受生命的美好与神奇。

夜幕渐深，蚂蚱的鸣叫越来越微弱，月光渐渐消失在远方的天际。但那美妙的乐章依然在我的耳边回荡，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丽。生活中的不期而遇的美好，给我们心灵的触动，正如这月色烂漫下的蚂蚱的歌唱。

小鸟的乡愁

□葛鑫

清晨逐霞光于绚烂的
卷舒
入夜听风琐语于花间
寄魂于遥远的时空
悟得 月如何缺
天如何老

昏昏的灯
深深的雨
沉沉的未晓天
雨水打湿了它的翅膀
淋湿了它的心
飞来飞去
是对遥远故乡的惦念

案头一点绿意

□路来森

读书人风雅，伏案读书，举首，总还想看到一点绿意，让一份儒雅的心，沾一点自然之气息。通俗一点，就是放置一两盆绿色植物；雅一点说，亦可谓“绿植清供”。

绿植多多，但作为书案摆设，还是有所限制的：一是最好是四季常青，当然，应季而行，亦无不可；二是最好是小巧精致，太过庞大，一则放置不开，二则也太过冲击眼目；三是所摆绿植，一定要耐阴，因为书案上，多数时间是不能阳光普照的。

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，案头摆设的是一盆文竹，借用作家王祥夫先生的话来说：“远远看去，确有几分烟云的意思。”

实际上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案头，摆设的就是一盆文竹。以一篇圆形宜兴陶瓷盆，栽植之，疏疏几株，高高低低，参差有风致。首先，我喜欢“文竹”二字，“文”，有文气；“竹”，有气节，很是合于文人的性情。再者，于盆内放置几粒鹅卵石，竹石相映，浮想联翩，凝视之，常常让我油然而生江南之思。

遗憾的是，这盆文竹，经年下来，越长越高，越长越长，竟然伸出了长长的藤蔓。于是，只好为之拉上一条长绳，引至窗口。最终，窗口，亦蓬蓬一绿，也觉得好。

案头摆放绿植，花盆，也应该讲究。我喜欢的有两种：一是紫色紫砂盆；二是青花瓷盆。前者，深沉、厚重，有质感，仿佛烟色苍茫中；后者，明净、清亮，“天青色等烟雨”，有一份秋高气爽的透彻感。

曾经放置多年的一盆榕树盆景，花盆即是紫砂的。榕树生长缓慢，再加上不断修剪，树头总长不大，倒是那粗大的树根，盘龙一般，踞在紫砂盆中，茁壮可人。叶绿，盆红，相映生辉，在映衬中彼此强化了对方色彩的浓度和亮度，感觉真好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很想置一小型沙缸，于缸中栽植几株莲花，

但终因考虑到莲花是强光植物，只好作罢。但此种想法，却是常常萦绕脑中，久久挥之不去。你想，若然莲花绽放，挺然案头，不仅馨香扑鼻，清韵缭绕，而且还每每让人生发一份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形而上的遐思，岂不美哉？于我而言，应季绿植，也是常常摆设的。如：秋天，摆一盆案头菊；冬天，摆一盆水仙花。这些绿植，多为开花绿植，花叶并茂，亦觉得美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应季绿植，总让你的案头，飘拂着季节的风。

作家王祥夫先生，特别喜欢于案头摆一盆菖蒲，他说：“唯有那种金钱菖蒲和虎须菖蒲却顶顶适合养在案头。”至于为什么“顶顶适合”，文中他并没有阐明，或许，他是喜欢菖蒲的那“碧绿的一窝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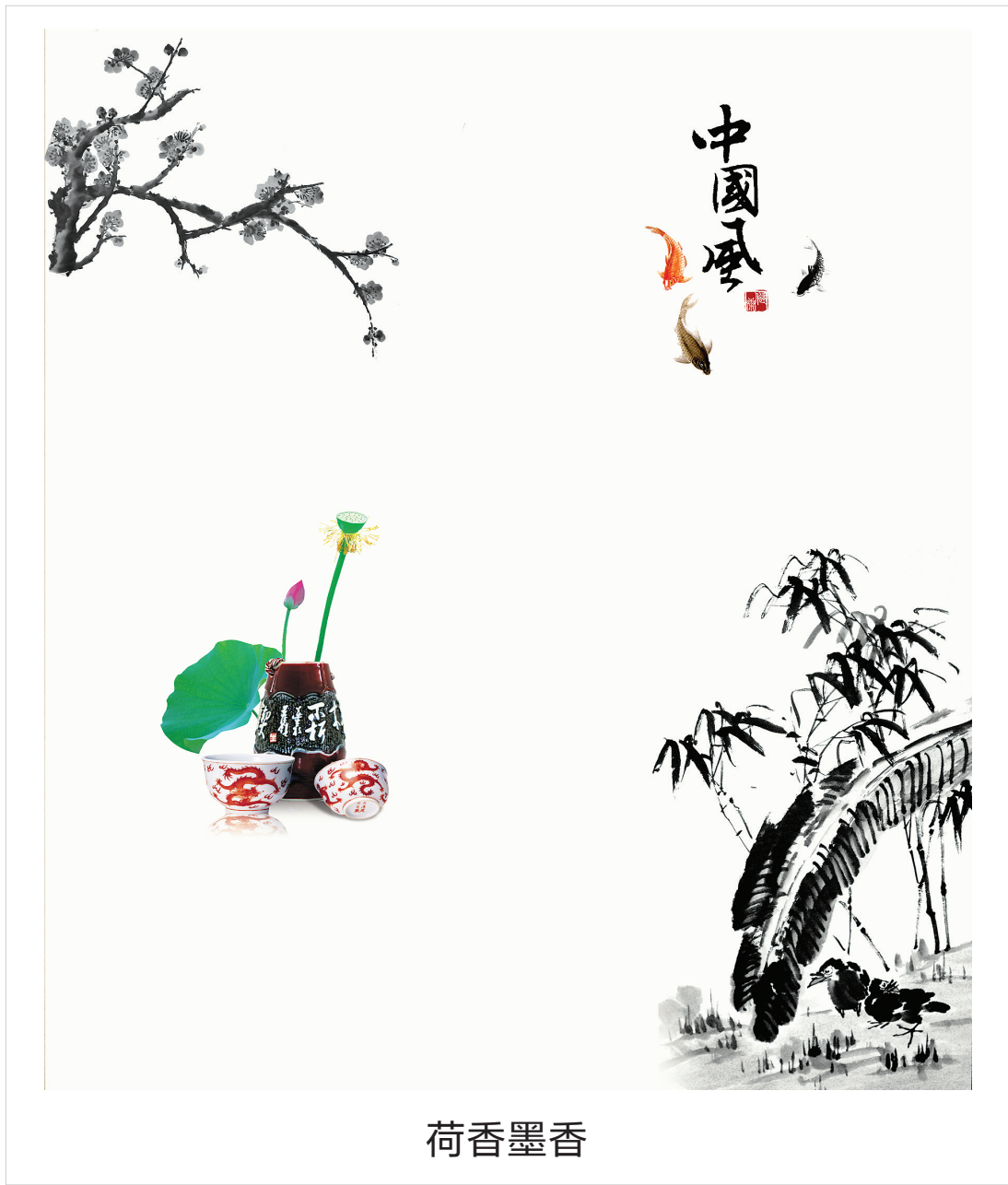
菖蒲，也是开花的，花叶并茂，案头养一盆菖蒲，不俗。

至于，为什么文人喜欢于案头养一点绿植，道理真是很难说。简单一点，就是绿植养眼，眼中常见绿色，更可怡情悦性；复杂一点讲，案头置一盆绿植，可以打通人与自然的联系，让自然，永驻心中。

其实，我倒更赞赏知堂老人的一段话：“我们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看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锤炼愈好。”

案头养一盆绿植，无大用，但它彰显的是文人生活的一份“精致”，一点“风雅”；亦可谓“无用”之“用”，或许，一位文人的精神风采，亦能略略彰显其中矣。

案头一点绿意，绿在案头，美在心中，雅在心头。



荷香墨香

月光下的西葫芦面

到家已是晚上八点了，虽不算晚，但于我的生活习惯算是迟了些。早上起得早，七点多就出门，忙碌了一天，且刚刚回来时乘地铁一个多小时，一路站着，很疲累了。晚饭吃什么呢？脑子里不由得冒出点外卖的念头，又迅速被自己否決了。

打开冰箱，有一兜面条，蔬菜盒里有两根西葫芦、两个西红柿、三个青椒、几瓣蒜、一根葱。一抹微笑漾起嘴角，突然有了主意。

西葫芦切片，西红柿切丁，青椒切丝，蒜切片，葱切成葱花。拿几个鸡蛋，打成半碗蛋液。汤锅里烧上水。准备工作完成，开始炒菜。

西葫芦炒鸡蛋，这二者打主角。人常说葱和蒜是一道菜的灵魂，用来炆锅，确切地说是底色吧。西红柿是配角，又不可或缺，一点酸，一点甜，可让西葫芦保持它的爽滑和清脆。青椒也是配角，却可以画龙点睛，一是色泽之鲜亮，二是味道上的平衡调适，微微之辣，让平庸的清汤有了回味。

起初，想着回来有些晚了，还要再做一餐饭，感到很痛苦。可是真正去做时，发现不但不痛苦，而且很有意思。看着那些蔬菜，默默在心里铺排着，让它们各得其

所，又物尽其用，是一个很快的过程。这时候，累呀，疲倦呀，还有这一天遇到的烦闷事儿呀，都抛开了。手中忙活着，眼里心里更是都在这一餐饭上，全神贯注，这时的心思真是纯净呢。

油烟机嗡嗡响着，竟也不觉得吵。炒锅里放上油，冒着热气，蒜片葱花放到锅里，转眼间，厨房里上下左右都弥漫着香味。鸡蛋炒成金黄的鸡蛋花。然后依次放入西葫芦片、西红柿丁、青椒丝，放一点盐，其他调料都不需要放，只让各种食材散发出它们原本的味道，再互相调和就好。看似清淡简单，却颇有余味。

这道西葫芦炒鸡蛋，是从小吃到大的。那时，西葫芦、西红柿、青椒、葱、蒜，都是菜园里种的。鸡蛋是自家养的鸡下的。哪一样，都稀松平常，而从前素朴的生活，大家有时间也有闲情花心思把简单的食材做成美味的佳肴。这就是常令人思念的小时候的味道。

那些淳朴的，与自然亲近的乡村岁月，远去了，可是有很多生活上的习惯和喜好却深深镌刻在后来的轨迹中。从前的饭菜，从来没有刻意学着去做，但后来自己成家立户，那些成长过程中吃过

的饭菜就不由自主地一一被演绎。

汤锅里冒出一圈蒸汽，水开了。面条下进开水中，煮两三滚，捞到准备好的清水盆中，过一下水，盛到青花大瓷碗里，再浇上炒好的西葫芦炒鸡蛋，色香味俱全的西葫芦面就好了。

把面端到餐桌上，呼叫一家大小过来吃饭。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不过一碗面这样的小事，也让人内心盈荡着快乐的成就感。

这时，屋里霎时暗下来，突然停电了。而内心有小小的快乐撑着，并不沮丧，反而笑着安慰家里人。用手机的光亮照着，拉开窗帘，屋子里又亮了。

是月光。今晚的月亮真好，溶溶漾漾，皎洁明亮，为万物镀上了一层温柔浪漫的光辉。我们的餐桌正好在窗边，月光倾洒在餐桌上，为那青瓷碗盛着的西葫芦面又增添了一些浪漫的光彩，简直不是面了，而是一碗诗意。

一家人欢欢喜喜坐在月光下吃饭。停电的小插曲也给人带来了美好。事情的两面性在于你往哪个方面想。大家在月色里低头吃饭，这一顿月光晚餐正在以舒缓的节奏写进美好的回忆中。